



世界觀裡的 非洲舞蹈

Dance in the African Worldview

作者 / 丹娜·瑪雅

Donna Mejia

科羅拉多學院國際夏季舞蹈節總監

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夏季舞校教師

譯者 / 蔣孟涵

Meng-Han CHIANG

38-41



義大利教堂聖母像使用藍銅礦顏料繪製的外套
(曾啟雄攝)



使用藍銅礦顏料繪製的聖母像外套
(曾啟雄攝)

的戒律稱之為藍色的法律（Blue Laws）。漢字的世界對色情電影叫做黃色電影，英文的色情電影卻是以藍色電影（Blue films）表現的。以上大都是負面的意義，但也有正面意義的表現，如回教的信仰中，藍色是象徵天空上神的存在和自由自在、幸福的嚮往，因此在住家的門上會以藍色作為塗料。再如中國的青色是象徵太陽升起的東方，也對應欣欣向榮的春天、重要的肝臟、威猛的青龍。在北京以往皇帝祭祀天的天壇，祈年殿屋頂是象徵天空的藍色，殿內使用的祭器也以青色為主，象徵東方神明。在立春時，皇帝穿著青色的衣服，騎著青色的馬到東門，祈禱春天的到來，一年風調雨順。算命先生叫做青

鳥先生，令人有神秘不可思議的感覺。另外在雙字組合的辭彙中，尚有青衣、青衫、青袍、青衿、青娥、青陽、青冥、青燐、青雲、青霞、青運、青春、青年、青史、青樓、青鳥等。這些詞後面都隱藏了不同的背景，也各自擁有不同的意義，詞的意思也會影響到色相的變化，導致色相的喜好變化。如青衣是指黑色的衣服、青鳥是黑色的鳥、青冥是指陰暗的蒼穹，青春是指植物剛冒出頭嫩綠色或充滿生命力的春天，青年和青陽也是同樣的意涵。青樓則被轉用了，沒有顏色的意思。青樓艷妓的組合，使得青字充滿了性的遐想。

以藍字出現的詞，則有藍本、藍圖、藍縷、藍靛，在色彩

的名稱上，有蔚藍、水藍、天藍、碧藍、翠藍、寶藍、紅藍、赤藍等組合。漢字中的藍和青字之間，存在難以分辨的區域，有很大的部分是通用的狀態，甚至一樣的。現代漢字字典中，才可找到藍字是指深的藍色、青字是指較淺的藍色之區隔，如商務書局出版的字典、辭典，古代的字典或字書中，則無此樣的解釋。青字到了現代，除了有淺藍的色相表現外，也帶有綠色、黑色的意思，是個多義字。

在歐洲的語言中的藍色，英文是Blue、德語Blau、法語Bleu，這些指的是較深的藍色，中世紀英文是Blew、更早的日爾曼語是Blao，是指偏紫的深藍色，較淺的藍色是使用Azure。義大利語

「真正跳舞的人從不背叛他們靈魂的自由，也不壓抑對身體節奏感的渴求，更不曾因肢體對於音樂和歌曲的快樂反應而感到厭倦。」——佩爾·派穆斯（編舞家、人類學者）

非洲大陸是一個社會結構、信仰、地形、氣候、習俗非常不同的地方。非洲佔有22%的地球面積，逾六十億的人口，超過一千種語言，衍生出多於五千種不同的方言。也因為這麼大的差異，舞蹈和音樂變成非洲社會不可或缺、十分重要的特色，每一個傳統文化上的不同，就必定會發展出不同的舞蹈。現在已有超過千種的典型傳統舞蹈，隨著每個世代，舞蹈也無邊無際地繼續擴大、發展，非洲舞早在人類出現在地球上時就成爲一種生活傳統，並深植在每個肢體語言裡。

在非洲，舞蹈和節奏是密不可分的。它們出現在工作、慶典、宗教、肢體及心靈治療、連結抽象的境界。舞蹈改變了每個獨立個體和整個社會，它的意義遠超過一個娛樂的用途，深植於人類的日常語言。

傳統的舞蹈大多來自於神聖的儀式，並和傳統的招魂術參與者密不可分。許多舞蹈的神聖特色爲聯絡外來文化之溝通管道。不管是在政治上、軍事上、經濟上、身體及文化方面，非洲一直被外來的力量控制著。對土著文化而言，這些影響產生不協調的生活方式，且非洲在發展自主權方面存在著長期缺乏目標的失落感。由於經濟上的困境，越來越多有天分的舞者投入觀光娛樂事業、政府辦理的藝術節、戲劇演出，對於傳統舞蹈造成了莫大的影響。他們現偏重於最戲劇性的動作，也就是不斷重複並符合祭典意義的姿態。當非洲舞變得較爲自我、有更多演出、且更迎合觀眾口味時，舞蹈本身卻失去了原有的自發性。

通常大家都知道當一群人一起表演相同的節奏時，能夠喚起令人敬畏的力量。學者兼音樂家西歐瑞·雷分（Theodore Levin）以詩歌的方式來形容此現象：在正當的情況之下，這種集體力量能夠戰勝自我意識的力量，開創一個新的開始，帶領著人們朝著更好、更偉大的方向前進。對於舞蹈傳統來說，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活力，人們通常以過人的天分和精湛技藝出眾，但不管男女老幼，這空間一向保留給各階層的人們發揮，一起來貢獻藝術力量。人類身體擁有內在智慧，而且一再證明它的存在價值，這就是非洲舞的重要理念。舞蹈並不只是爲了美好或天賦而存在，透過節奏和動作的連結，人們能夠與身體智慧融合一體，且更加充實。

事實上，跳舞者被灌輸一種觀念，在集會上直接表達意圖是相當危險的。在肢體動作中，舞者變成一個能量漩渦，滲透入可見或不可見的真實現象。舞蹈使入門參加者轉成爲教士，藉此讓每個個體成爲一名具高度認知的親身實踐者，因此必須培養相當的專注力，才能喚起無形世界中最具愛心的力量。透過這美麗的途徑，舞蹈在非洲被奉爲具體世界和萬物最有效能及力量的方法之一。

在非洲，舞蹈不僅是莊嚴儀式的活動，娛樂與慶典也是人們生活經驗的一部分。當無法以文字和言語表達時，舞蹈使社會的慶祝儀式更豐富，且是傳達我們最真摯的情感之必備要素。傳統非洲打擊樂器對於人群的影響力，那種強度與熱力前所未有的受到世界的重視，從身體散發出來精力充沛、行動敏捷的能量，是非洲舞最引人注目的地方。在傳統的喜慶舞蹈當中，非洲舞特色是最明顯易見的。學者專家琪思薩（D. K. Chisiza）有言：「我們的嗓子充滿了音樂，當我們的身體因節奏而感到興奮時，就會手舞足蹈。非洲的代名詞係爲本土音樂、舞蹈和節奏。」

非洲喜慶節奏和舞蹈無意中成爲西方流行音樂和舞蹈的創作基礎。一五一八年開始，非

音樂劇《In My Life》的文宣戰 和Schubert Organization主席繼任人選的話題

From Broadway: The Blitzkrieg of Ads for "In My Life"
and Who Is the Next Chairman for Schubert Organization

陳正熙

Cheng-Hsi CHEN

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劇場藝術科主任

51-52

就劇場工作的專業而論，每年可以吸引成千上萬觀眾的美國百老匯劇場，自有其過人之處，但老套陳調的故事、保守的主題意識、平庸的品味，也是許多批評者對於百老匯會有的挑剔，但評論者的堅持或觀眾的選擇，孰輕孰重，或許還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。

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，正可以突顯這樣的問題。

相對於非營利劇場世界的單純美好，百老匯的世界是現實而殘酷的，我們耳熟能詳的許多作品，其實是千百個作品中的少數倖存者，而決定這些作品命運的人，除了觀眾之外，紐約主要媒體的劇評家，可能就是最具權力者。

去(94)年十月二十日在百老匯音樂盒劇場(Music Box Theatre)上檔的音樂劇《In My Life》，不僅賣座不佳，更得到幾乎所有主要媒體的戲劇評論一致的惡評，紐約時報首席劇評Ben Brantley將這個作品評為無聊、缺乏邏輯、完全失控的。

一般而言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多數的作品就會在短時間之內「認賠殺出」，草草下檔，成為百老匯發展史上又一個被打入冷宮永不得翻身的冤魂，但《In My

Life》的製作人兼導演Joseph Brooks卻不甘如此，而決定將文宣經費集中，展開一場行銷大戰，企圖以鋪天蓋地的宣傳將觀眾帶進劇場看戲。他認為無論那些紐約的劇評家如何看輕《In My Life》，只要觀眾進場看過戲，好的口碑就會逐漸傳播開來，讓更多的人走進劇場，讓這個演出繼續留在百老匯的舞台上。

對Joseph Brooks而言，幾個劇評家的意見，根本無法與現場觀眾的熱烈反應相比。Ben Brantley的評論，還可以拿來作為文宣中自我嘲弄的素材，至於其他評論者的看法，則根本不值一談。

Joseph Brooks大規模的文宣反擊，確實刺激了票房，但並沒有讓《In My Life》轉而成為讓一群專家滿地找眼鏡碎片的大熱門，維持不到兩個月之後，還是在十二月十一日下檔，總共六十一場演出，還是無法讓這個八百萬美元的製作收支平衡。Joseph Brooks以八千個觀眾的聲音，壓倒八個紐約劇評家的企圖，似乎並未成功。

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八千個看過《In My Life》演出，而且得到極大滿足的觀眾，他們所代表的意義，與八個具有發言權的劇評家所代表的意義，我們又該如何

權衡？在這樣的權衡之下，我們對於劇場的意義這樣的議題，又能夠有什麼新的思考？

就如本文一開始所言，在評論者的堅持和觀眾的選擇之間，孰輕孰重的討論還有許多空間，表演者在觀眾的掌聲和評論者的挑剔之間，還是得繼續忍受兩者落差所帶來的煎熬，或可能的精神分裂。

這或許就是劇場有趣之處。

對百老匯的發展最具影響力的人，或許不是可以判定新作生死的劇評家，或者哪個大牌的製作人或導演，而是掌控百老匯十六座劇場所有或經營權的Schubert Organization的主席Gerald Schoenfeld。

一九〇〇年，來自上紐約州Syracuse的兩個Shubert兄弟Sam和Lee，將他們成立的Schubert Organization搬到了紐約，開始發揮他們製作新戲、新建或收購劇場的能力，並且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裡，成為全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戲劇製作組織與劇場經營者。一九七〇與八〇年代更積極投入新製作，創造了許多百老匯史上的經典作品，包括《Amadeus (阿瑪迪斯)》(1981)、《Children of a Lesser God (悲憐上帝的女兒)》(1980)、《Glengarry Glen Ross